

建華清風
九九年夏
楊鎮頤
記於
三

鄉情步步

楊鎮頤



胡惠瑞著



乡情步步

胡惠瑞著

赠 慈溪市图书馆

胡惠瑞

2003.6.9.

二〇〇三年四月

自序

我已经到了古稀之年，在人世间已经滚了七十多个春秋了。天天面对人生，时时刻刻面对人生。但对人生稍作琢磨，我並不清楚什么叫人生。芸芸众生中也没有那一个人真清楚的。古今中外的哲学家谈人生者众矣。对人生的意义、价值、花样繁多，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他们说了些什么呢？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是越谈越糊涂。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像我这样一个凡人，吃饱了饭和没事做的时候，有时也会想到人生问题，我觉得，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没有那一个人能先制订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降生，一步一步让计划实现。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他住在天上，忽然想降生人寰，超度众生。先考虑要降生的国家，降生时间，再考虑降生的父母。考虑周详之后，才从容下降。但他是佛祖，不是吾輩凡人。

我輩凡人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被动的，一点主动权也没有。我们糊里糊涂地降生，糊里糊涂地成长，有时也会糊里糊涂地夭折，当然也会糊里糊涂地寿登耄耋。

生的对立面便是死。对于死，也基本上是被动的。我们只有那么一点点主动权，那就是自杀。但是，这点主动权却是不能随便使用的，除非万不得已。

我的人生轨迹，也就是这样。生，一不逢时——乱世，二不择家——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衣不裹体，食无半饱，病得不

到治，书念不起。八岁那年，有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也是在一座小庙里边做小和尚边念书。才读二年半就辍学了，父亲又叫我去当学徒，做苦力，自食其力。只是选对了勤劳善良的父母，那也是糊里糊涂的巧合而已，不是主动的。

自从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以为有了希望，一心一意的跟党走，为革命埋头苦干，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想拼搏一生，作无私奉献，甚至最宝贵的生命。然而忘却了家，忘却了父母，忘却了孩子。可是在一场“史无前例”中被糊里糊涂地打倒，而且被踏上一只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尤如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整整的熬过了十年，身残意悔，寒了心。

因此，过早地退休，情愿过平凡的一生，悠闲的生活。早上起来养花种草一小时，舒舒筋骨，散散步，市场溜达带点菜。一日三餐不可少，饭后茶一杯，看报看书聊聊天。有所启发，或偶有所得，写点小文章解解闷，时而见见报，心里乐一乐。

这个集子是我在邵宅书房里写成的，这里前有黄家墙门，后有“留书种阁”，古代文人著书科研之地，让我也留下一些无聊的墨迹，以作留念。大多是些家乡的回忆，也记述一些家乡的历史人物，静思中的偶得，闲时出去走走，也写点游记之类的文章。去朋友家坐坐，闲谈中有所心得，写点随笔、散文……才不觉寂寞。我学诗、词刚起步，承沈忱先生和孙儒堂先生循循善诱的教导，对诗作的修改、加工，稍有点相像。所以，这个集子五花八门都有，算是我人生中的一大乐事吧！然而，减少些糊涂。

这集是前集《乡土深情》的续集，马年印《乡土深情》，请杨颖先生题签，他给我题了两幅，另一幅叫《乡情步步》，我保留着，

就作为这集的书名吧，也不要劳驾杨颖先生再书了。

有人说我的写作水平有所提高，我那么大年纪了，还会有提高？不退已算万幸。只是对我的鼓励吧了。因此，这集的错误定会不少。反正我作为资料保存，留作纪念，与朋友交换，又问心无愧。承蒙不少朋友对本集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并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均在此深表感谢。

作者——于舜江武胜邵宅

2003年4月

目 录

自 序

乡 情

磨刀老头·····	(1)
一封旧信·····	(2)
忆旧交·····	(4)
荷香绕小园·····	(7)
老家梦·····	(9)
老婆的唠叨·····	(11)
怀念如水·····	(13)
安吉路十号·····	(15)
北山街 62 号·····	(18)
珍惜愤怒·····	(20)
分娩与可晒者·····	(23)
友谊永恒·····	(25)
故乡·····	(27)
我当羊倌·····	(29)
假僧、尼·····	(31)
猫情·····	(33)
执著的背后·····	(35)
事业的进取·····	(37)

子不嫌母丑·····	(40)
回首往事话当年·····	(42)
幸运的鱼·····	(44)
腊烛的启示·····	(46)
米饭香·····	(48)
枯叶蝴蝶·····	(49)
白发与脑门秃·····	(51)
记忆·····	(52)
喷香烘番薯·····	(54)
放胖老头·····	(56)
绿色使者·····	(59)
那张旧照片·····	(61)
小茅屋·····	(63)
黄昏·····	(65)
看梅湖·····	(67)
学徒拜师·····	(69)
我当药店馆·····	(72)
爬山虎·····	(75)
桂花树和黄鹂·····	(77)
在旧相片的回忆里·····	(79)
高尚的生命·····	(81)
陈布雷的笔·····	(84)
位置·····	(87)
亲近自然·····	(90)

被忽略的快乐·····	(91)
寻痂·····	(93)
钓意·····	(95)
中堂画、联·····	(97)
标点符号趣史·····	(99)
考克斯先生夫妇的兴趣·····	(101)
大山里的故事·····	(103)
租屋的秘密·····	(106)
皇袍打补丁·····	(109)
主观臆断者戒·····	(110)
左邻右舍·····	(112)
趣说名字·····	(114)
防火的故事·····	(115)
外婆桥·····	(117)
父亲生前二三事·····	(120)
四哥之死·····	(129)
怀念画家孙仙龄·····	(131)
骁勇“骆千斤”·····	(136)
孙月峰佚事·····	(138)
加工出来的女菩萨·····	(140)
神仙大骗子·····	(142)
施耐庵与《水浒传》·····	(145)
优美的越剧音乐·····	(147)
越剧的行当·····	(150)

夺包还包记·····	(152)
夺包现形记·····	(155)

步 步

游蓬莱仙岛·····	(157)
迎恩旧迹换新颜·····	(159)
谭家岭观南溟门·····	(161)
管家弄和翰林第·····	(164)
黄家墙门·····	(167)
绿色宝石——绮园·····	(171)
游西涧草堂·····	(174)
西塘古镇·····	(176)
访徐志摩故居·····	(179)
漫游“庙宫”·····	(182)
难忘的里程·····	(185)

音 韵

循循善诱·····	(191)
转益多师是我师·····	(192)
盐官海塘·····	(193)
七律·小宅春早·····	(194)

七律 · 阳明医院·····	(195)
七律 · 慰忠魂·····	(195)
七律 · 舟、岱游·····	(196)
七律 · 敬赠孙儒堂先生·····	(198)
清平乐 · 山西文化广场·····	(198)
卜算子 · 南河沿路·····	(199)
清平乐 · 庆党的十六大召开·····	(200)
卜算子 · 陈元龙府宅·····	(201)
采桑子 · 悼王国维·····	(201)
五绝 · 海宁观潮·····	(202)
五绝 · 住院有感·····	(203)
五绝 · 吊黄鹂·····	(203)
五绝 · 同窗相聚舟、岱·····	(204)
五绝 · 同窗又相聚·····	(205)
五绝 · 游蓬莱十景·····	(205)
学诗诗·····	(207)
种桔·····	(207)
叹三弯腰·····	(207)
退休生活乐逍遥·····	(208)
故宅小村梅字地·····	(208)
参观徐志摩故居有感·····	(209)
后记·····	(211)

磨刀老头

前些天，我和几个老同学一起去了一趟宁波，到月湖公园去转了一转，在那经过整修的老房子前草坪上，见到一组小品塑像，是一磨刀老头。据说这一磨刀老头后来成了宁波的富翁，这一片老房子——民宅，是他发家以后建造的，这是历史。

时至今日，我在自家的小弄堂里还看到一磨刀老头，来自江北，带着安徽口音，在大街小巷里吆喝：磨——剪子来！抢——菜刀。

看上去，磨刀老头已有六十多了，穿件破了袖口的中山装，戴顶鸭舌帽，脚下踏双解放鞋，灰蒙蒙的。

一条狭长的小板凳，一头是手摇小砂轮，另一头是只编织旅行包，上面还蒙上一层灰尘。他扛着小板凳，走街串巷，找他的生活。

油石是放在旅行包里的。有生活，取出来，放在板凳一头的“格”里。分腿坐在板凳上，弓腰磨剪刀。他的手指上有茧，开了裂，红彤彤，僵僵的，一只脚踏了绳，绳连油石。油石粘着板凳不动。解放鞋变了形。他的背一弓一弓，露出腰后的裤带，红色，打了结的尼龙绳子。他拿剪刀抽在眼前仔细一照，用大母指试锋。再磨，用小刷子给油石加水。水盛在一只废弃的饮料罐里。像“苹果汁”。似乎磨刀用苹果汁。黑色幽默！

老头说，这里做服装的多，老年妇女多，都会缝缝补补，剪子自然用的多。剪子用的多，自然要磨。于是，常跑老弄堂，来找生活。想不到磨剪子的也多。有人说，两元钱磨把剪子，还不如街头擦皮鞋。老头一抬头，惊奇的目光：不，然后磨刀。

一会儿，他一转身，扯条布来剪。布条系在凳尾，一大把，像只拖把。然后用锤子敲打一下剪子芯，再剪布条试锋，再打芯，再试，再打。那试锋时专注的神情包含着对一种古老技艺的热爱，最后直到他自己满意了，叫我试，果然锋利。付钱。

老头把油石用布一擦，放到旅行包里。小板凳往肩上一搭，亮开嗓子：“磨——剪子来！抢——菜刀。”远远的还听得见。

我知道磨刀老头永远不会去擦皮鞋。会不会成为富翁？

一封旧信

近日，因闲来无事，我整理几年前去世的奶奶遗物时，遇然间发现一封二十多年前的旧信，是已故爷爷的老友、老乡、同事潘德民先生（本市丰南人）寄给奶奶的。因为他的夫人与奶奶是“手帕交”。他抗日战争以前与爷爷同在上海中国银行任部门主任，交情甚深。仔细看那封信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家乡的怀念。在八年抗日战争的日子里，祖国游子（高级知识分子）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发人深思，很受启发和教育。

他信中写道：“邵家嫂嫂，很久未通音讯，不知近况是否安好，颇为怀念，便来函示慰。我与内人秉承父母之命，旧式结婚。故婚前未曾相识，婚后感情融洽，从无反目勃讦等事。她居乡间，我在申工作。她有时来申暂居，时来时往，暂久不定。惟因上海居，大不易。租屋贵而难借，故未得长住。我自进中行后，在民十三年间，

建造同仁宿舍落成。我得配给一幢，来去自由，无搬迁之繁，所以我们相离时间不多。

除民十一年，乡间新厦落成，及诸弟妹婚嫁，祖母丧事等，她回乡停居，稍为长久外，其余两人多在申共同相处，绝少分离。不久我升任主任之职，及换移两上两下一幢居住，尤为舒服，父母欣然搬来同住，家庭怡怡如也。



潘德民其子承馨一九七六年
摄于美国的全家福

民廿六年，抗日战争事起。次年，我被派去港，嗣后而港而越而渝而印。除民廿九年，在滇越路运券。公事完毕后，曾回沪返家探亲一次，为时甚短。此后即飘荡在外，八年离乱，家人分散，音讯隔绝。两地相思，我都有焉。为此情形，在渝渡过数年。

最后出国，身居异地，形单影只、痛苦尤深。每天盼望，能有回国甚好。经过加地，为我带一口信，存问家人安好而不得，大有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之慨。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我被召回国，从印转渝回沪。到家后，八年阔别，见双亲健在，内人安康，大家总算粗安。惟不久，行中授我青岛副理之职，即欲上任。八年离乱，方得团聚，聊以自慰。以此，至四六年冬，经故好亲戚之助，调派

广州副理，去广州履新，从此一帆风顺，事业成就，身心愉快，得送承馨去美国留学，完成其学业。内人在家侍奉老父。有时南来，欢聚暂居，宿舍环境幽静，花木葱蔚。

我们虽分居两地，不能常时聚首，但时来时往，尚未生离别之苦。

解放后，我自港回沪，六〇年退休。退休后，与内人未常相离，生活虽稍觉清苦，然同起同坐，朝夕相处，精神十分安慰，亦可称人生幸福光阴。

承馨在美安好，两孙一在大学，一正好读中学也。他本人（指儿子承馨）早出晚归，忙于工作。每次来信，告向嫂问身体健康，并致意也。德民拜启。”

这是一封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二日自他老伴逝世后寄给我奶奶的来信，二十多年了，可他已在几年前因病去世，唯有他的儿孙们还在美国，时有信札和照片寄来，想念着祖国，盼望祖国繁荣富强，想念着故乡——余姚，盼余姚故乡日新月异，故乡的亲人幸福美满。

忆 旧 交

半个多世纪前，我家邻村，有一位名叫佳桂的人家，我唤叫他阿桂叔。他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是户殷实人家，又算得是自给自足的自给户，照现在的说法是小康之家。虽说他品貌不扬，满脸胡子，皮肤也黑溜溜的，一副牙齿翘出在嘴唇外。可他的心眼特

别好，逢事不与别人争吵，总情愿自己吃点亏，从不沾人家一点便宜。他说话不多，却都在行动上。老婆是一位贤惠的农家妇，将家里安排得定定当当，不要丈夫操一点心。他家种有七、八亩租田，独个儿劳力，忙时总感到有些紧张。想生个儿子，长大了可作个帮手，每每总是女的，长不出“茶壶嘴”来，一连生了五个女儿。从来女儿不下田，帮着母亲在家里干细活，顶多在农忙时，到田里去送饭、送水，有时割稻、车水等零杂活，苦煞阿桂叔这“独脚夫”。

我父亲原是位实惠农民，落地六天就丧了母亲，寄养海头，然后送人，九岁才领回，所以他生性直爽泼辣，热情好客，乐意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尚未成年，他父亲也去世了，因家里没有土地，才去学手工业锯匠，靠“脚娘肚当米缸”。母亲是位贤妻良母，以养鸡、纺纱、织布等副业来弥补父亲的微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可我却有五个兄弟和两位姐妹，和阿桂叔家成了明显的对比，而且我家和阿桂叔家不但是近邻，又是田头邻舍，来来往往比较密切。日子长了，自然就成了知交。

阿桂叔家屋后有一蓬竹园，远看见不到他家的屋，只是黑褐褐的一片。每当竹子抽笋的时候，他妻子总要攀一大捆送到我家来说：“您们人口多，可以当菜吃。”还有豆类啦，芋艿啦，茭白啦，凡是什么农产品上市，他家有的，我家也有得吃。

阿桂叔有三亩多田是种在我家屋的后门口，每当插秧的大忙时分，父亲一声招呼，我家五兄弟加父亲六个劳力下田，嚓嚓嚓——一下子就插完了。大旱天，焦阳似火，头天阿桂叔为了水急得团团转，过一夜，第二天转来，却见田间已灌满了水，是我家乘一个夜里将稻田的水灌满了。在聊天闲谈中，阿桂叔表露出有将他的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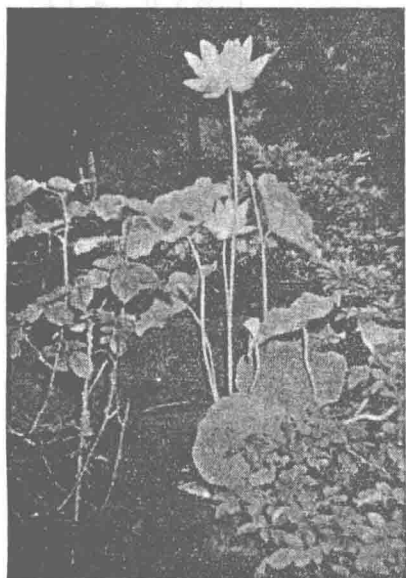
嫁给我三哥。而我父亲也曾有过将我三哥送给阿桂叔当养子。两家的子女们一天天长大，两家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

有一年夏天，早稻快要收割，田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横跨在田塍上。我母亲每年总要养一大群鸡，每当过年的时候，部分作人情送礼，部分卖了换年货，部分过年自己吃。这一大群鸡都放在自己家后门外的园地上，天天自由觅食。一到冬天，满畝跑。黄稻时节，也不例外，鸡伸着脖子啄食阿桂叔的黄稻。阿桂叔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不哼一声，也不挟篱笆。我母亲呢？深感不好意思，却也不把鸡关起来，过了两天，阿桂叔派了两位女儿，一个手拿着二根赶鸡棒，一个携着两把小椅子，到田头来管鸡，并关照说：“只许将啄的鸡赶走，不准打伤一只鸡。”可我母亲呢？一忽儿送阳伞给她俩，一会儿端茶给她们喝。还热情地留她们吃中饭、夜饭，客气的不得了。

夏收夏种是农忙最紧张的季节，看到阿桂叔将稻桶背进稻田，我家六个劳力一蜂窝地下田，割的割、打的打，一下子就打完了，三哥就一担一担的将谷子挑进他们的家。见到阿桂叔将秧担挑进田塍，我家六个劳力像猛虎下山，嚓嚓嚓地似蜻蜓点水，不多时就插完了。

后来，我三哥在地主家做长工得病死了，阿桂叔的二女儿也嫁了人。我家和他家的感情一直不减当年，直至我父亲和阿桂叔去世。

荷香绕小园



我家园子里种有三缸荷花，两缸睡莲，嵌镶在其它花卉之间，高低起伏，红绿相间。说起荷花，人们便会联想到荷花的高雅、廉洁，出污泥于不染。冬天，它深藏在污泥浊水底下，忍受着污泥浊水的压力，它内部丝丝相连，孔孔相通，维持那微弱的生命。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以它的内在勇气，用尖尖角顶出那污泥浊水，一尘不染地探出水面，撑着那顶顶伞形的绿叶，在阳光雨露的

滋润下茁壮成长，呼吸那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每当露珠和雨滴在叶面上，它毫不沾边，像珠子一样，滚落在萍上、水面，与“常在河边走、焉能不湿鞋”形成对照。它将吸收到的营养，不时地用它的丝管输送给污泥底层，息息相通。它那细瘦如指的根茎，密上有节，节再生密，节下的根须，向上生出花梗和叶，然后长出尖头的荷苞，迎着朝阳绽放出色泽鲜艳的粉红色荷花，浮香阵阵，艳丽夺目。有时还隐在那伞形的荷叶之间，犹如姑娘第一次见到男友，羞羞答答的露出半脸。花复瓣，花蕊绿色。周边还有许多黄色的须，须端还